



仰徐的葡萄熟了

□ 邵玉田

慷慨的盛夏，赐予人们更多的是丰饶的收获。今年“七一”，市文联组织的“乡村振兴，红色温馨”作家采风活动，参观现场是盐都区潘黄街道仰徐村。

其实，我对于仰徐并不陌生。只是退休多年了，再没有去过。这些年，仍然在关注着仰徐的发展，但具体情况知之甚少。这次采风，是机缘巧合，满足了我的心愿。

在“都市乡野、快乐仰徐”，我们的脚步所到之处，庄稼收获，瓜果遍地，洋溢着成熟甜蜜的气息。尤其是，当我们来到鳞次栉比的大棚里，看见葡萄架下，挂满了一串串颗粒饱满、晶莹剔透的葡萄，格外心动，遐思幽幽……

眼前的一串串颗粒饱满、晶莹剔透的葡萄，像一串串丰满圆润的音符，给人以音乐语言的优美。于是，我一下子就想起了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，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演唱的那一首歌。我就把吐鲁番和仰徐，连到了一起。这是两个年代不一样的中国故事。

如果说，关牧村的那首歌，是对爱情的歌颂。而我，迫不及待，想要写出仰徐的故事——对理想世界的追求。

仰徐，总面积10平方公里，现有耕地面积9702亩，人口7535人，只是盐城市盐都区潘黄街道的一

个行政村。

昔日出了名的“穷三徐”，如今变成令人羡慕的“富三角”。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许许多多的关键词，呈现为一首首动人的旋律，在采风的路上唱响，渐渐将我大脑的空白一一填满。

时至今日，我对“穷三徐”的概念，依然模糊。但始终记得一个人，叫徐荣春；并且始终记得那一条18吨位的挖泥船，于改革开放之初，从仰徐村出发，驶向长江，从疏浚起步，工程越做越大，从国内做到了国外，飘洋过海，把工程做到新加坡。

“道德银行”——第二个关键词。

我长徐荣春几岁，我们曾经在同一个年代奋斗过。他是那种实打实地用脚走路，一步一步踩在坚实的地面上，有分辨力，又有主心骨的人。徐荣春“道德银行”一个美妙的构想，形成了“抓党风、带村风、促发展”的强大合力，由此作为盐城市级廉政文化示范点，产生了全民共创的联动效应，促进了全村各项事业协调发展。

如何让百姓日常生活更美好，真正成为“富三角”，首先从精神文明建设抓起，徐荣春的“分辨力”“主心骨”果然不同凡响。这是其一。

接下来，如何在仰徐这片土地有限的空间，实现更多的梦想，有更多的关键词：“三产并进”“五千工程”“一园六区”“三季有花、四季有果”等等，所有

这些，全都一项一项落到实处，从而为仰徐的“乡村振兴，赋能助力”。

以“农业资源融合”形成“文旅业态”。

进村“入画”，瞄准农村城市化目标，着力推进中心村建设。一方面既要满足适老宜居的需求，又要留住新村本身的精气神；体现生态型特色——“绿化、亮化、美化、净化”，旧改更新，必须兼顾“历史文脉”，留住“乡愁和记忆”。由此而吸引着大江南北的游客纷至沓来，让仰徐，一度成为里下河乡村旅游最火的网红打卡地……

2021年，全村实现三业总产值13.16亿元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000余元，村集体收入近千万元。先后获得“全国文明村”“全国民主法制示范村”“国家级生态村”“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”“江苏省最具魅力休闲乡村”“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”“江苏省四星乡村旅游区、最具人气乡村旅游镇村”和“江苏省农家乐集聚村示范村”等荣誉称号……

正在蝶变的仰徐村，流动着热情美好的气息。葡萄园的大棚内外，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张农民的笑脸。

这样的笑容，源自内心。

与关牧村的那首歌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一样，是熟透了的甜蜜。

打开车窗，仲夏的风在耳边“呼呼”作响。粉色、黄色、红色的月季装点路的两旁。纤细妩媚的虞美人牵着你的目光。紫色的马鞭草上蝴蝶们在追逐嬉闹轻歌浅唱。紫色的浪漫，紫色的海洋。越过花香，一望无际的田野一片金黄掀起阵阵麦浪。一群喜鹊越过农田，盘旋在村庄上……

停车，停车。我贪婪地闻着花香、麦香。我走在田野上。收割机在“机手”的带领下，一路奔跑在金色麦田上踏浪。“轰隆隆”……那是丰收在唱，一边收割一边入仓；成排的麦秸被打捆机卷出一个一个的草甸运往远方。

一对农人夫妇站在田野上，黝黑的脸上笑容在绽放。“这边到那边是我的家，今年产量高又是丰收年啊。”农妇手比划着方向。他们告诉我，家就在前面的小村庄，日子越过越舒坦。孩子们已长大，在大城市拼搏奋斗，假期就回来看看娘亲看家乡。又说，过几天插秧机入场，你再来看，再来拍摄我们美丽的家乡！

阳雀儿、布谷鸟在田野上边飞边唱……醉了，这乡村的美景，醉了，这田园的风光。美了，这农人的梦想和希望！

一个又一个的亭台阁榭，或茅草盖顶，或青瓦赤柱立于河边花丛旁。我时而亭间坐，时而行走在木桥上，嫩绿的三角形菱叶小巧的浮在水面上，时有鱼跃声响，时有野鸭伴唱，绿色的青蛙鼓起腮帮，凸出双眼，毫不怯场大声叫着丰年景象。

青翠的水杉列着队排在水中央。河对岸有人看景有人垂钓。绿色的水岸，七彩的河畔，金色的田野，高低错落，动静相宜，我的目光应接不暇，我的思绪无法安放。

几位婶儿头扎彩色巾儿，手握喷水枪，成千上万株花草吮吸着成千上万粒水珠瞬间露出耀眼的光芒，草儿更绿花儿更香，她们说说笑笑发抖音一起把歌唱，唱的是希望的田野上。

快看，那边大片碧绿的荷塘，风儿阵阵送来清香。夕阳下，火红的云层透着一束束光，拾级而上，我走在曲桥之上，一叶小舟漂在水面上，养蟹的夫妇，一个坐船头一个坐船尾，一个撑船一个把蟹食往水里撒放，他们眼里泛着光，盼着秋蟹上市的情景！

车子越过一座又一座曲线的、拱形的、菱形的……白色的、红色的、彩色的千变万化的桥梁。我目睹造型各异的水闸坐落在河水旁，开闸收闸让这蟒蛇河的水从容流淌。

这个名叫蟒蛇河的地方，拥有悠久的盐运历史，因其形象蟒蛇而得名，是盐都人的母亲河，见证了沧海桑田，见证了历史变迁。如今“以河串景”，沿途你可探今访古，三胡故里、郝氏故里、草房子乐园、杨侍农业生态园、台湾农民创业园、大纵湖景区，一路向前，景景相连，如今已开发成为文化生态长廊，是梦里水乡。

蟒蛇河畔

□ 郭玉霞



小荷初放

汤青摄

水陆变迁感党恩

□ 王开顺

大冈之所以称为“古镇”，过去众多的庙宇、宗祠以及古迹传说等也是较好的见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鼎盛时期有五十多处。直至解放前夕，大冈街上仍有祖师庙、文昌宫、东岳庙、真武庙、都天庙、五神庙、关帝庙、施家庵、大冈徐堂、卞元亨墓、郭氏墓地等等，虽然大多数古迹已不存在，但文字上有记载，还留存老一辈人的心中。

在大冈镇南北大街的最北端，便是北园门（现影剧场处）。北园门原为一跨街围墙，中间为圆门，墙长8米，高2.8米。墙头上有锯齿形墙垛，并塑“示我周行”四个大字。朝南、朝北的字下各建60公分见方的小财神殿，内塑财神菩萨像，故有“一步两庙”之称。据传，朝南的财神殿门与兴化市安丰镇的奶奶庙门成一直线；朝北的财神殿门与龙凤镇的凤凰桥成一直线。可惜此门在“文革”中“破四旧”时被拆除。

出了北园门，路东便是“大冈徐堂”。据记载：“大冈徐堂”原来占地一百多亩，地势开阔，气象恢宏，两边流水潺潺，园内翠柏森，是卞氏九位德高望重的先祖的安葬之地。九座墓呈“人”字形，象征子孙繁衍、绵延广大之意。墓北有五间瓦房，两头是小楼，内部摆放着卞氏祖先的牌位。每年春秋卞姓家族在此祭祖，故称“大冈徐堂”，又称“卞氏宗祠”、“卞氏祖堂”，但不幸于日寇侵华战争期间被毁。

在“大冈徐堂”北边约五十米处，便是闻名遐迩的“卧龙桥”，据传建于宋代以前，原为木桥，宋太祖赵匡胤曾卧于桥上而得此桥名。原桥长40米，宽2.5米。赵匡胤睡在桥上时，一只靴子掉了下河，此河又形似靴子，故称为“靴子河”。卧龙桥经历朝代多次重建，最后一次是1985年，上世纪四十年代在盐城任县委书记、后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周一萍到大冈考察时，特地请他题写了“卧龙桥”桥名。现在卧龙桥在原址下游百米处，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桥长36米，宽5.5米，为大冈交通枢纽东西连接的重要桥梁，与大葛、大仓公路贯通，十分繁忙，各种车辆日夜川流不息。此外，还有文昌桥，初为木桥，建于清末，因其东南角有古寺“文昌宫”而得名。桥长45米，宽2.7米，有栏杆。1941年曾为阻止日寇下乡“扫荡”而烧毁，后又修复。1966年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，先更名为向阳桥，后又更名为方向桥，现在恢复了原来的老名字——文昌桥。

都已到了鲐背之年的老爹老娘，依然活得那么健康，硬朗。早年在水上做运输工作，真正的风里来雨里去，漂泊在水面上大半辈子，儿女们则寄居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处长大、上学。

父母的单位航运公司在七十年代初期，所辖的区域被政府划分出一块土地，是为照顾年迈退休的老船员上岸安度晚年，符合条件的可以集资建房，爷爷奶奶因年事已高，无力再照应孙辈。父母取出多年的微薄积蓄，还卖掉爷爷奶奶传留下来的金货，凑足了集资款，在我市西城有个一家连着一家的叫水上新村的地块，拥有了一间17平方米的平房。兄弟们便在城里有了一家。

转学进城后，大的照顾小的。父母依然如故地在船上靠自航行驶，承载着属于他们

的责任。兄弟们一个个相继长大，参军，招工，有了自己的公管住房，单位没有分配到房的哥哥，集资房便成了哥嫂过渡婚房。此时的父母已到了退休年纪，儿女们也一个个成家立业。

腾空的平房父母住进去，夜宿时再也听不到水流拍击船体的波浪声，是多么幸福无比的日子啊！父母已感到很满足了。在父母还沉浸在颐养天年时光时，2019年政府对棚户区进行拆迁改造，父母和其他居民一样积极响应政府政策。他们没有花一分钱，签字办理迁居手续，进入安居房，住在又宽敞又明亮的大房子里。父母常怀感恩，感恩党和政府的恩情，父母连做梦都没想到，老了，老了，还真的感受到了人间天堂般的生活！

在大冈的庙宇中要数大云山寺和香佛寺最有名气。据史料记载，大云山寺，位于大冈镇北郊（今粮食加工厂处），始建于唐朝，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。又据清乾隆年间《盐城县志》记载：“大云山，大冈北，国朝顺治三年（1646）建，乾隆四年（1739年）毁于火，九年（1744年）重建。”后来该寺又毁于抗日战争的战火中。2001年初，大冈镇重建大云山寺，占地百亩，四面环水。如今，大云山寺已成为大冈及周围数十里群众祭拜祖先的重要场所，也是乡村旅游、镇民居民休闲的一个好地方。

古迹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，是人类文化延续性的象征，有着丰富的历史背景，是民族精神的寄托，是陶冶思想品质、造成道德激励、凝铸民族感情的生动教材，我们一定要保护好、传承好，使其在新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

草木悠悠的岁月，岁月相携着草木。没有人踪的原野，草木随性地生长和换季，它们忽略曾经，也记不清来路，只知道在四季的更迭中不断延续自己。岁枯岁荣无关紧要，只要有日月星辰便好。

许多时候，草木或也向往草原，想象草原的辽阔壮美、无边无际，以及牛羊骏马嘶鸣奔腾的快意，也想象唐诗宋词中所吟诵的草色清幽的意境，以及不吝咏叹的赞美。或许，这是草木家族最为值得拥有的荣光。千百年过去，写诗咏草的诗人换了一代又一代，但草木依然秉承着土气的本色，比如狗尾巴草、猪鬃草、牛筋草、趴地根……它们像极我童年时的伙伴和我自己。

萋萋芳草，青青苍苍。这是一种久远的旷古，还是眼前的久违？我想象不出土地还会怎样演绎曾经，或复制某种意境，比如萋萋满别情，苍苍古道尽。无语的道别不觉几十年过去，但唐诗宋词的记忆依然在心中发烫，瞬间想到鸚鵡洲的草色和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怅惘。游子总是这样，风吹华发而怀乡。

别后离情的一双眼睛，似在寻找前世之旅。为什么同样的白云，有的会幻化为苍狗，有的却垂泪为烟雨。记忆中的江南，烟雨使红纸伞下那袅袅婷婷的旗袍美，更添招风引雨的遥醉，更多一份朦胧式的离愁别绪。

这片坦荡无垠的平原，漫步的和奔跑的都是风，却以不同的姿态，给草木以浪漫或惊恐。我相信

和风的妩媚，也相信旋风的暴戾。但它们都是出自天地的同一家族，只不过是陆上和海上的区别，春天和秋天的区别，但风带给年轻的记忆，却是春华和秋黄，妩媚和壮实，还有风车旋转的悠然。这是一个时代的岁月，也是抹不去的记忆。

站在水乡的草垛，常常想象山高水长、山溪欢快的流淌。奔腾的流水是雪山的音符，可以用跌宕的方式，起伏出一种撼人心魄的阵势，但浩荡的远水流入平原的小河，再也奏不出铿锵的旋律。一样的分子，不一样的情愫。许多时候，无法说清这种嬗变的内在逻辑。一马平川的水乡，除了牛馆的号子拉长，就是匆匆脚步相伴育苗的拔节。

水稻是水乡永远的灵谷，曾经像野草一样不修边幅地蔓延，然后随季节自生自灭。随着江南移民人迹的变迁，灵谷的散漫格局得以改变，它们不再随性，而是根据人们的愿望生长和繁衍。

水稻的繁荣并不排斥野草。草的智慧，或是人类无法想象的。人们总试图歼灭它们以图净，包括东篱居士陶渊明也不容野草杂豆黍而荷锄。但土地却滋生并呵护着它们，为此生生不息。比如爬地根、牛筋草、婆婆纳之类不谈尊严，只以席地的姿势，紧贴着大地母亲。它们的根很灵性地扎入泥土，任凭风吹雨打。当人们不得不放弃家园的时候，草是忠诚的守望者。

鸟当然知道草的心思。秋霜至，秋草黄，鸿雁

列列向南方。应季而南归的候鸟带来北方的草种。因此，江南江北，也有了格桑花的身影，也有了苜蓿花的紫蓝，只是名称入乡随俗，变得更属地化，比如格桑花的变种野山菊、苜蓿花的后裔婆婆纳，而狗尾巴草的种子也随雁阵北上，丰富了草原的多样性。

土地永远不会孤寂。庄稼会主宰土地的底色。即使庄稼远离了，土地也不会寂寞，不会成为洪荒的不毛之地，何况庄稼永远不会退出土地。就好比纸张专门为文字而生，土地永远会有嘉禾、草木，会永远有阳光下的苍茂。

雨，只是蓝天下的过客，但雨带给土地的永远是青色。雨后的云霓常常嬗变为七彩之虹，像神工给大地搭起的彩门，守望故园，让土地充满神奇的魅力。每当此时，善感的心会生发淡淡乡愁，遥想晴川历历，风物田田。游心故野的靈魂，常常在午夜酣畅中梦回晴川水乡。



晴川历历

□ 夏牧